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翰曰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辭也善曰五等論其興廢利害之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善曰周禮野鄭玄曰

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創制垂其思隆後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其思隆後

葉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垂其思隆後

不同長世異術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

官家子聞長世其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

治創自秦漢等之制黃謂黃帝也唐謂堯也五

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而漢因

秦之教行而不改也善曰漢書曰周爵五

等蓋千八百國而大吳黃帝後唐虞侯伯猶

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

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

降及秦漢革刻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

五等製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

歷古今之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

成敗書序曰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

言向曰詳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曠遠也

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任重必於

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必於

借且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

其任也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賢之力因

濟也善曰周禮曰竝建五長所以弘其制

也尚書曰五長即五等也善曰於是乎立其

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相銖曰維連也磐石大石也言萬國

動也善曰賈逵國語小大相維漢書宋昌

古字通周禮曰允允邦國語小大相維漢書宋昌

曰此所謂盤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宗向曰

石之宗也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

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

磐石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

斯畏獨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

方翰曰綏安御理也善曰大方力者欲柔也知其

為人不加厚已利物不如圖身濟曰是人之

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善曰周易曰利物足

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藥

武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乎善本字悅下為

身不忘其君也安上在乎善本字悅下為

己在乎利人君曰安上善曰孝經曰安上者謂

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

曰悅以使人人二善本字忘其勞孫卿曰不利

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字無也利之

更利之人已矣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字無也利之

曰周易說卦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

愛而後用之也功也利而後用之不如利而弗用者

利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後用之不如利而弗用者

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不如利而弗用者

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不如利而弗用者

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

共害向曰厚樂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

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善曰孟子謂齊王

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

者也鄭玄儀禮注利博則思篤樂遠則憂深

也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

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故諸侯饗善本有矣

字作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善本有矣

禮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雍也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可使南面言王諸

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禮曰乃辯

乎結相連結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信上情

國也九服之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

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

達順鄭玄注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

也翰曰立諸侯君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故疆

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善本作

無所寄霸王之志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

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然後國安由萬邦

之思治執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

善曰毛詩序曰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良曰諸

以事天子則圖身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

和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

下天網編以喻王通矣也善曰目網目也子以喻諸
 侯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四體辭難而
 其網方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引四體辭難而
 心膂與獲又也翰曰四體四支以喻諸侯也辭去
 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
 國獲安也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
 王室也論語曰作股肱心膂不蓋善本無三代
 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不蓋善本無三代
 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周也但有三代不
 聞有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論語子曰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論語子曰三
 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
 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
 興何夫盛衰隆敝從善本大理所固有教之廢興
 繫乎其人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

云繫於人也必善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
 有衰猶朝之必善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
 之政舉其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愿法期於必諒
 明道有時而闇暗不常善曰諒明也言事明
 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
 闇以論盛衰廢興抑准常理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曰涼薄也故世
 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
 及之制敝大善本從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
 折濟曰諸侯傳世子患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
 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
 木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
 言諸侯世及而盛彊禦其弊在放彊禦而難制
 也毛詩曰世及而盛彊禦其弊在放彊禦而難制
 漏在於末大而是彊禦其弊在放彊禦而難制
 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下安

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
 曰折折侵弱之釁善本字作遘自三季起也
 其本也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
 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諸侯疆者
 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
 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爲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郭偃曰五等杜預左氏
 傳注曰釁戰隙也國語郭偃曰五等杜預左氏
 宜也韋昭曰季末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日翰
 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日翰
 言諸侯謂頽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
 雄力攻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
 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
 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曰涉商人
 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善曰夏后以

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尚書曰爾惟誓人爾丕克遠胥爾知寧王之
 親勤哉孔安國曰日所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
 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善
 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
 也故五等之體善本字作不革于時封畛之制
 有隆焉爾者說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
 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善曰
 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二之也小雅
 曰封畛畝封畛所以二之也小雅
 界壘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向
 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之計乎蓋聖王之改五等
 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改五等
 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善曰二王固知
 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王固知

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故善本作而侵

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翰

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

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

止而雖善制必有衰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

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

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

上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

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

無乃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

多福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

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

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

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

字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

尸子曰聖人權福則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

取重權禍則取輕福則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

憑其翼戴王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

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

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

問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及承善本有積

其敬字又敬從大無其王室遂卑及善曰新序曰

遂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福也善曰

班固漢書叙曰後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

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濟曰言諸侯翼

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石止天子雖王

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

之

然也統緒綴止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
 京賦曰統緒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
 也老子曰天下神器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不可為也為者敗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
 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景監曰吾說君以
 大君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見善曰言懲周以力滅
 也周尋齊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翰曰尋用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庇廢也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廢也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之比也况其
 國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齊以秦所以不封諸侯
 亦如用斧斷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爲暗昧也諸侯
 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爲暗昧也諸侯
 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爲是故謂之不閤
 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
 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廢也
 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之比也况其

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齊國慶獨善本作
 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尋齊國慶獨善本作
 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之良曰言秦獨饗天下
 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善曰國語
 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睢曰主憂臣

辱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
 立沛之釁實由不道謂不立所致也善曰毛
 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釁
 毛萇曰顛什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揭
 漢興徵戒亡秦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善
 孤立之敗也秦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善

字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閻士崩之為
 痛也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而
 善曰毛詩曰忘我周之不競有自來矣濟曰
 大德思我小怨周之不競有自來矣濟曰

善曰毛詩曰忘我周之不競有自來矣濟曰
 大德思我小怨周之不競有自來矣濟曰

也善曰左氏傳鄭石與謂子囊曰今楚實

不競行善曰左氏傳鄭石與謂子囊曰今楚實

珠曰古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

者不遠焉爾雅曰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

必應王翰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一善曰論

語放晉侯曰言可求諸侯莫如勤王也狐偃一朝振

矜遠國先叛公向曰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

公羊謂自美也言齊桓公自美已疆也善曰

國震之者何猶曰曰震矜色自矜之者何猶故疆

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矜之者何猶故疆

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朝王請隧不許謂請掘地通隧為王葬之禮

也水用也圖謀也定王使王通隧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頓猶發也此二君並

示盛欲偏周而取天下善曰左氏傳晉侯

朝王德而享禮命之有請隧弗許也又曰楚子

有代德而享禮命之有請隧弗許也又曰楚子

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頓猶發也此二君並

天下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也言周室雖弱諸侯雖疆然豈有如秦之大崩

壞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視關中而陳勝吳

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

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

長行至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

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敵

而善本無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秦能假使

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敵亦不

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善曰曩日謂土

崩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向曰矯舉枉敝也
 禍也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
 班固漢書賈曰藩國大者跨州無郡可謂善曰
 枉過其正矣毛詩曰輔曰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曰善
 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東京賦曰規摹踰溢
 尚書曰舊典時式也
 其亂此所以危國也
 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地
 曰樹國固有必相疑之勢
 爽其憂甚非所以安郡而不如下數被其殃上數
 諸侯之罪過刑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良
 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
 善注同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
 弱網七子衝其漏網足故爲叛疾也土地狹者

逆遲謂雖懷逆心爲其土狹勢不足故爲逆
 遲也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等
 皆反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卬楚王戊趙王
 遂濟南王謂漢初網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
 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
 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
 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賈高
 非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
 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
 趙也皆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濟祖
 謂高祖也夷傷也黥徒也言高祖擊黥布爲
 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徒也言高祖擊黥布爲
 流矢所傷故云夷於黥徒也言高祖擊黥布爲
 袁盎使於吳吳王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帝使

為東帝孝景帝病之善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
 都賦曰皇亡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
 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
 杜預左氏傳注曰高祖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
 亭長言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
 所出尚不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
 當為起兵反以袁盜為太常使吳會稽豫章郡
 書至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巳是蓋過正之災
 為東帝尚誰拜不背見盜也
 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大所以諸侯為亂
 以過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
 侯翰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臣皆外顧迎代王
 立之代王疑欲不從宋昌畫策曰內有朱虛
 東年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今

大臣以王賢聖仁孝故迎大王王勿疑也代
 王乃之長安即皇帝位社稷是安此則諸侯
 所以為帝室之援也善曰漢書曰呂產呂
 祿自以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
 凡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登相平為內應以
 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太臣迎立
 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
 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年之親
 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逮至中葉忌其
 疆故逆大王大王疑也
 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
 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
 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戾亂橫逆以害身
 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
 錯之計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
 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
 易於拾遺也魏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
 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

息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
 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為新都侯
 也福善曰五侯已見純明遠數詩尚書曰臣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尚書曰
 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封王
 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上書光武
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
之宿侯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
 轍也覆車之跡既善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
 宿侯不亦宜乎既善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
 也尚書曰晏子春秋諺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
 數世姦宄充斥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
 內外充斥充斥言多也善曰尚書曰寇賊
 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
 曰以政刑之不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修寇盜充斥也

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橫
 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曰一夫從橫
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翰曰從橫謂亂也夷
 城地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
 援故也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橫
 意謂古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
 橫字也

位者三子亂也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
 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
 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子叔帶三曰祝朝是
 皆為亂王生室者也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
 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
 即位取為國之園以爲固邊伯之官近於王
 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王
 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
 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奔衛師以伐王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師以伐王不克出
 立子頹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師伐周冬

立子頹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師伐周冬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師以伐王不克出
 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
 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奔衛師以伐王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師以伐王不克出
 立子頹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師伐周冬

左氏傳曰初甘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
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
氏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能出適鄭處于
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
泥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
朝實起有寵於景王王子崩子朝因舊官百工
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
王于莊職秩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
悼王于莊職秩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
方命幸昭曰方固漢書述曰孝景王之制七臣為
國邊伯詹父子禽祝雅及類叔桃子賓起王
命論曰閻于天子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類
子朝帶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王統謂惠
王襄王以三子也皆為恃逆借即王位以據王城
也天邑謂王城也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
肆子敢求爾爾征鞏震於閻字鋒鏑流乎絳
于天邑商鉦

關濟曰鉦金聲也鞏鼓也閻字謂四方也鏑
侯戰爭之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
于天子之宮室也善曰傳玄正都賦曰魏
魏絳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覃延也
晏安也言天下安也然謂惠襄之時也善曰
之扶持尚末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善曰
毛詩曰覃及鬼下方晏如也淮南子曰難蜀父老
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難蜀父老
躁治以是厲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
待亂以是厲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
於晉鄭翰曰厲王無道出奔而厲王太子匿
宣王共和後厲王崩于奔所二相立太子是為
鄭鄭伯納之善曰史記曰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振起也

左傳卷之五十四
十三

王出奔于彘召周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也鄭伯
見號叔曰蓋約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
于鄭城殺王子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天下居
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豈若
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叔于豈若
二漢階闈蹇擾而四海已沸諸侯曰言周封雖
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蹇亂而四
海已沸也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善曰階
闈蹇擾謂薛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服銑曰九
王莽也謂薛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服銑曰九
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
卓入朝以費太后卓至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曰良

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善曰左然

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

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濟曰曩時謂周時也

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

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

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

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

寇讎之手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

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

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
人不敢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
烈士雖怒篡逆之入而終死於讎敵手也言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蓋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焉阮瑀孫權書曰大丈夫績禹

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中人變節以助虐
 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
 國之桀向曰中庸之助暴虐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
 比於夏桀也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
 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漢書為君將是助桀為
 也暴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銑曰鳩聚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
 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
 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卓然上非奧主
 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
 下皆市人也向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
 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于
 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
 難恭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
 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翰曰師旅無

皆市人故兵眾悉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
 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王是以義兵雲合無
 觀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劫殺善本依之禍也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
 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民望未改而已見大
 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
 漢之滅矣濟曰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
 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
 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
 稱公子扶蘇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銑曰
 從氏望也蘇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銑曰
 謂子孫相傳也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
 勢也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
 一體也今或昏主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作故
 為全非也或昏主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作故
 五等所以多亂生善曰唐子後漢書孔融薦謝

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庸用

也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

連屬咸述其職以翰曰千里之外設十國為連屬

有率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以述其職也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

諸侯有長十國以五年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

所職也其而滂昏之君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

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

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既無容過何則

不為理也故先代帝王苟或衰陵百度自勃

有立諸侯而祚興也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

善本從心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

百姓自亂法也若且度法勃亂也善曰尚

書曰弗役耳驚官之吏以貨准才也向曰驚鬻

則高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

故云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

群后也欽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安在

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

貪殘之事或有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

廢封五等者有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

思治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謂必思郡

縣之長為利圖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

善曰物能利已乃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

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

子之常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

競以招譽禮記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

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

以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言銳曰希少也

事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曰國論語注也

注曰利也善曰鄭玄禮記是故侵百姓以利

已者在位所不憚濟曰憚懼也言眾皆為之

遲論語注曰憚難也鄭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長所夙夜善曰本有也字名謂虛譽之名曰進

養之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而列子曰范氏有子

曰子華善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

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

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此五等諸侯則不然也

善曰說文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以木則成大廈之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

肯堂若子乃弗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

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使諸侯

與郡縣立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
 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
 世流惠過乃幾矣郡縣長以優人利己過則
 深焉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
 者警而脩短異期者警兩愚居亂而過有輕
 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警兩愚居亂而過有輕
 也重然則探善本無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良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一理謂合典則也
 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一理謂合典則也
 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吾道一以貫
 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王濟曰秦棄先
 封土地之太廣皆可言以蔽之也善曰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
 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辨命論一首

并序 善曰劉璠梁典云曰
 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曰

劉孝標

也故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
 曰孝標植根溜古流寓魏庭冒履
 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

致雲霄豈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
 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
 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向曰主上謂梁武帝也管輅字

公明平原人也善曰主上講梁武帝也魏
 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
 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
 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
 間不見女嫁夫男娶婦是歲八月歎其有奇
 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

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

以告余

銑曰赤墀天子所居善曰漢書梅
 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

塗地也禮天
子赤墀也禮天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莊子曰
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
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有勇也
故謹

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善曰鄭玄禮記注
善本無爾字
天子意也
翰曰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
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
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體記曰瑋璋特
衡抱朴子曰陸士龍士實海內之名傑豈日

者卜祝之流乎
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曆數之
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
善曰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善曰
殺黑龍於北方先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
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

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而官止少府丞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也
善曰史記

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善曰司馬遷
曰天之報施然則善本有
高才而無貴仕饕餮

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善曰
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
冒于貨賄天下之人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夭闕葛紛綸莫知其辨也
善曰天謂年壽不止
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
言人所論之者甚
多也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
命與之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也命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
一命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
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文選卷之五十四

文選卷之五十四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闕止也言無有
 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也仲任蔽其源
 綸歲幾鄭玄儀禮注曰禪書曰辨別也紛也

子長闡其惑
長王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

不在賢愚也源本也所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
 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謂惑也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壽夭之論語注曰蔽塞也
 論衡曰九入有生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

富之命命富貴賤雖富貴之猶逢福善離其貧
 富貴之命命富貴賤雖富貴之猶逢福善離其貧

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
 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
 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稱顏淵為好學然蚤

終盜跖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也至於褐
 冠

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

所名
也向此言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

鼎貴高門謂富貴也善曰七器鷓冠冠子者
 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禍冠故曰鷓冠冠禮記

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
 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

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門問令
 容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少禍福無門惟

人所**誆**
誆善本字

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善曰蜀志曰孟
 宣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

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
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李蕭遠作運命論述其本根而不通其條流
 也蕭良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故

云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致命論言治
 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論

言吉凶由已嘗試言之曰翰曰事在冥昧理
故曰善語其流莊子曰請嘗試言之曰
清地無善為以之寧社預左氏傳曰嘗試之
夫道通善本作為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
之自然曰向曰大道任其生性故無主
功成而不待道而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
萬物皆待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
知所以得形則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
亦生不知何為得所也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
於水梁見一夫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
於水性也夫夫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
莊子曰天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

焉皆得而不知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
成而非其力而成之道之無形則功於萬物既不
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善曰周易曰鼓
鼓動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
肯以物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
豈虛劉之志翰曰亭毒均養也虛劉殺也皆
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虛劉我邊
墜之深淵字善本作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
其悅翰曰墜淵謂鱗介之屬升霄謂羽翼之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有怒悅也
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

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也

堅厚一作其道不化終不改易也

日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而出勃然動乎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有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可純純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道

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盡之也化而不易則謂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

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然不變昧之始不可變易也

論命曰夫生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曰祖台之

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之命

鬼神莫之要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能感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

擇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

不共工之力怒誦謂却行也

昔幸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

也幸周之山西北之山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可向緩之於寸陰

自然者又不可令急刺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
也善曰淮南子曰刻以聖人不一貴尺之璧而重
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
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至德未能喻上智
短祿之期故欲增之也

所不免曰善曰惟上孝經曰先王有不殺魏文帝論語
曰夫生之不能免也死賢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

天乙之時焦金流石陵銳曰放勳也天乙浩浩襄陵

焦金流石謂大旱也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
大旱七年歲豈其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尚書堯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湯湯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史記曰欽明天乙立是為成湯懷山襄

楚辭曰十日并出流金鑠石文公噫切微二其
尾宣尼絕其糧跋良曰文公周公也詩云狼

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善曰傳子曰孔子在陳
絕糧亦命也善曰傳子曰孔子在陳

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義周公也狼跋
其胡載躓其尾毛詩曰躓也躓音致漢書

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也顏回敗其
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音以九而髮白三十
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

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德行之叢蘭
惡疾韓詩曰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芣

道不通也善曰薛君曰采芣苢澤君子有惡疾
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

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君雖有惡疾我
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興君雖有惡疾我

猶守而不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離去也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訴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媛婦人夷謂伯夷也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粟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孟子不食周粟何
 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子輿孟軻字也魯平
 公欲造孟子孟子之所謂平公嬖人臧倉毀之或人
 來告孟子孟子曰吾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蠲曰何能使吾不遇乎隱已古史善曰伯夷
 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善曰伯夷
 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
 陽山采薇而食之世有婦人謂之二子也隱於首
 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以論死曹植與
 揚脩書曰有南威之草木乃可以論死曹植與
 謂之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
 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曰
 請公曰將之孟子曰何哉孟子曰春見孟子喪踰前
 喪信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君是以
 告君將來見也嬖人臧倉者天也臧氏是以
 不果來孟子曰吾之有不遇魯侯天也臧氏是以
 子焉能哉使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子不遇哉使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
 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
 獨慷慨以遠覽兮至乃伍貞浮屍於江流三
 閭沈骸於湘渚向曰五真吳賢臣也吳王不
 浮其屍於江中劉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曰
 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曰
 之華浮之於江中劉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曰
 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吊非
 屈原揚雄反騷曰釁屈原赴湘死故曰釁也賈
 諸不以罪死曰釁屈原赴湘死故曰釁也賈
 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賈
 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
 王傳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為善曰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
 不自得又賈誼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者
 文帝輦過問曰父君山鴻漸斃殺羽儀於高
 老何自為郎也父君山鴻漸斃殺羽儀於高

雲子向使桓譚字君山仕後漢世祖為議郎天
 斬之譚叩頭流血出補六安太守在道病而
 死鴻漸言鴻之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
 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如殘折羽翼於高
 雲之中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
 好學徧治五經以識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
 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故譚叩頭有所非是
 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
 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
 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
 南子注曰鐵羽殘羽也應璩敬通鳳起摧迅
 與從弟書曰鐵羽殘羽也應璩敬通鳳起摧迅
 翻於風穴帝翰以馬才過其實抑而不
 諭賢德也推迅善謂帝不用也鳳鳥濯羽弱
 水暮宿風穴推迅善謂帝不用也鳳鳥濯羽弱
 有倣儻之志明帝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抑而
 用遂增操失志明帝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抑而

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此豈才不足而
 風穴許慎曰風穴之所謂從出
 行有遺哉有濟曰上之所謂從出此豈才不足而
 遺蓋天命也尚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
 孔子曰夫手尚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
 世有沛國劉歆弟璉並一時秀士也
 良曰近世謂齊朝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劉歆字子珪沛國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為公
 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歆弟璉字
 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
 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
 曰舜耕於歷山秀歆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
 士從之敬君影切歆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
 循循善誘服膺儒行不窮究故時之諸儒無
 之為關西孔子言劉歆與震同故言關西孔
 子為關西孔子言劉歆與震同故言關西孔

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君子循循然善誘

人禮記曰甲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璉則志

奮服膺不夫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璉則志

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名出美王亭亭高貌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孔融論曰稟稟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

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皆毓德於衡

門並馳聲於天地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

君子以振下民毓德毛詩而官有微於侍郎位

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向曰殂落也兩賢則獄璉也言

尚善曰答客難曰此兩賢不遠故言古之獄璉也

之玉質金相英旄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

才而莫用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韞謂懷

藏也相質也又曰詩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

擯棄也馬融論也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

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埋滅而無聞者豈可

勝道哉翰曰言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

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

衡良曰宰尹

與麋鹿同坑徽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百草俱殂落也

野草對禪書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

衡良曰宰尹

與麋鹿同坑徽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百草俱殂落也

野草對禪書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

衡良曰宰尹

與麋鹿同坑徽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百草俱殂落也

野草對禪書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

衡良曰宰尹

與麋鹿同坑徽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也言其貴也卓隸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

者殤子夭者也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

十等詩曰實維何衡左與臣隸列仙傳曰容成

公者自稱黃帝崩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

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之

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猗頓之與黔婁陽

文之與敦洽濟女敦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

節不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修清

虛妻不蓋形死則謐曾子不斂傍無酒肉何祭

於此而謐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

有惡人焉曰敦洽離麋推額廣顏色如漆赭

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

誘曰醜而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言上之所迷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士皆得

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善曰抱朴子

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故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斯其斯作之謂矣善曰論

曰死生有命然體命善本體周流變化非一

富貴在天善本無後笑或始吉而善本無終

或先號而善本無後笑或始吉而善本無終

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命亦有人之運

者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先號咷後笑老子

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善本作寂寥忽

文選卷五十四 二一七

恍忽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聞見也
 徵驗又不可動於幽暗不可聞見也
賦曰交錯糾紛通賦冠子曰北叟頗識其所倚福
 弓禍之所伏幽通賦冠子曰北叟頗識其所倚福
朴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
 柱征賦曰寡廓忽恍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西征賦曰寡廓忽恍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必御物以效靈
 亦憑人而成象譬曰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
職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若不求於物不憑
 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冕旒之尊頂任百官以
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頂任百官以
 資而司之職乃成其命言善人之運命或有相

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馮人而御物譬如天
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
 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也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
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聖也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
 謂哉善字本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
 睿擅奇響也鏡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
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也
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
德挺生謂其善智自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
之運命也
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天之命
必使沉渣大戡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
予既沉渣大戡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
日之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
 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

明經拾青紫其翰曰彭越韓信豹變者言

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

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

是也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

青紫貴服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禮記曰鷩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鷩

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大人爵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子爵也公卿大夫此仁義忠信

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論語令禹授太子遷

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

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倉頡篇曰

綬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豈知有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壑謂之固矣然而有

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壑謂之固矣然而有

天道運轉非必走昧者不知致言湯武孔墨彭韓

張桓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

有六蔽焉爾蔽善曰論語然文雖出此蔽義則殊

也請陳其梗槩賦曰其切善曰如此夫靡顏

膩理哆也昌為願六子頰形之異也

好貌也哆為張口不正也願頰類鼻高貌也乃

人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

聯些王逸曰靡綴也膩滑也張口也淮南子曰

文曰為口不正也先生雕顏蹙額朝秀晨終龜

善曰淮南子曰龜鶴壽乃千歲故云年之殊也

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聞言如響

曰龜鵠壽千百年之數性壽之也辨別也耳聽

智昏救麥神之辨也良曰聞言如響是人是者吾

曰史記曰淳于髡說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

語之綴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

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苟瑩士魴逆

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程滑殺厲公苟瑩士魴逆

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同知

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

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

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年殊神辨也且入

皆由人所此三者定之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

云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

造也善曰淮南子曰大地也莊子曰定乎

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與

而不知十也五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有龍犀

月髮額之相也善注同河日龜文公侯之

相文也善曰孔子曰仲尼有聖人之表注曰

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

貌狀有奇表鼎角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

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相術張裕善

視以自刑死祈神濟曰楚恭王有子五人無

密以璧埋致於祭所之庭令諸子當璧而拜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

恭王無家適有寵子五入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編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
之靈王用加焉子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
而壓紐再拜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
皆壓紐再拜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
鬱興王之瑞少昊大帝舜母感虹下流華渚而生
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向曰漢高祖時
送徒驪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
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
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
也鬱氣盛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
虹下流華渚者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
渚諸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
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後葉汗流布貌也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若謂驅貔類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

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言自

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

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

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商善

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

三安國曰纔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

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

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

莫知其情可得而妄論曰神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歷陽之都化為魚鼈良曰有洗氏女子得嬰
其君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居伊
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白出而東走無
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
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准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子亭伯實憲為車
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
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
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
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
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向曰懸
美王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
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
蘇詹尹曰尺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
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
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
令忽如過隙渣合苦死霜露其為詬呼恥豈崔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良曰牧養也
銑曰詬病也翰曰主父偃後為齊相公孫
弘後為御史大夫夫貴士開東閣所以待容禮

也列五鼎之食言貴也善曰漢書曰主父
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
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容甚困乃
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山大夫偃曰大夫生
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
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
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
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
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公孫弘不電照風行聲
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
書吳漢謂臧官曰將軍嚮者經虜處城下震
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
曰今將軍威德震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
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
極而謀生妍蚩其敵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

微狼明德以亂天帝天下之人謂之構抗楚
 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
 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
 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
 鄭子真不謂其節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
 耕於巖石之謂下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
 天其蔽五也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
 也及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懷惡言
 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
 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配
 毒不可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上曰
 懷也則蒸下淫曰報善曰漢書曰匈奴以其俗寬
 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雖大
 其妻妻之小雅曰妻其上淫曰蒸下淫曰報
 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

足喻野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鑿齒國名華
 野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
 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善曰淮南子曰昔日
 之時窳穰九嬰大風於青丘之澤殺九嬰於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
 水之上綴大風於青丘之澤殺九嬰於
 殺窳穰綴修地地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
 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大害者北狄桑
 地有凶水大風鸞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
 儀曰趙王狼戾無親張自金行不競天地版
 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猶微弱也版蕩亂也
 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
 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言疾
 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善曰金者晉之
 晉也于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
 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曰蕩不
 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歌北風又曰蕩不

桓範世要論曰遇不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遇命也善不善人也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才結卦中庸在於所習也翰曰舜禹聖帝明王
 子皆愚暗人也言人者事皆在於是習而成也
 暗結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是習而成也
 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文王曰性可命可說不待
 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夫上不及堯舜下
 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高誘曰丹朱堯
 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維止也胡卦切賈
 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卦中人
 為善習惡為惡善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
 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
 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
 言在所以習也淮南子曰墨子曰見練絲而泣之
 為其可以黃也以南馬高誘曰墨子曰見練絲而泣之

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
 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是故季路學於仲
 尼厲風霜之節人孔子尺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
 晉書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歌楚穆謀於潘崇成
 弒教善本作逆之禍成良王曰楚穆王之乃告其師潘
 崇崇請以官甲圍成王王繼死穆王乃立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繼死穆王乃立
 高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甲圍成王王繼死穆王乃立
 不臣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官甲圍成王王繼死穆王乃立
 穆王立潘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
 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
 之善不能息其結纓仲由曰商臣則穆王名也
 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也君子死冠不脫於地

乃死也 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
易曰盛德大業至矣 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
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季子入合於孔氏之
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
若燔子路以去 擊之斷纓子路曰懼下石包孟
厭敵子路而死 杜預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
曰季子子路是也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故宋公一言
尚書王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故宋公一言
法星三徙 濟曰宋景公有疾 熒惑守心 熒惑
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
肱不可也 曰可移於人 公曰國無一人何以爲
君 可移於歲 公曰乃退 三舍 延禱 二歲 不登 何以
富 人 是 時 熒 惑 乃 退 三 舍 延 禱 二 歲 不 登 何 以
景公之善言也 熒惑謂執法 殷帝自翦千里
之星故云 法星也 善注同 執法 殷帝自翦千里

來雲

其髮曰殷時天下大旱湯乃以身禱而翦
里雨至乃善曰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
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

手自湯之爲犧用祈七年於上帝雨乃祭而
子曰湯之爲犧用祈七年於上帝雨乃祭而
四海之雲湊于 若使若善本 作善惡無徵未洽
里之雨至也 若使若善本 作善惡無徵未洽
斯義 此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爲善無徵則未合
曰因此此義謂星退雨至也 洽合也 未善
惡之理爲無徵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

望喪

共修之於定國父于公其門高大令得駟馬
也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待封嚴毋掃墓以

望喪

共修之於定國父于公其門高大令得駟馬
也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待封嚴毋掃墓以

高蓋出入焉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究子孫
必有興者果至定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
封也 嚴延年爲河南太守以其毋見其刑罰
乃謂延年不聞仁愛專以立威此豈爲人多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曰今以善本

字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

秋之變哉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

如朝生夕死毛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

及乎善曰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朝生

夕死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濟曰

楚昭王也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

此效異也楚人請移於令尹王曰除腹心之

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赤氣也宋景公熒惑

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宋景公熒惑

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草應何事同而福異也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

移於令尹司馬太史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

肱何益不穀又焉移之遂弗祭周宣祈雨

璧斯馨神明日周宣王不早祈雨整畫珪璧於

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也圭璧既卒

詩序曰雲漢仍淑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

我聽莫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公也種猶立

也勳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

有後嗣定憾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

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延年殘獷古未甚

東陵之酷暴善本無惡字未甚於盜跖之酷

暴而延年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之酷也

泰山盜跖所居也善曰說文曰獷不可附

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為善一為惡

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善曰獷不可附

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

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之辟詩云

善曰論語子曰今以善本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

此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

不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

孔子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曰夫食稻梁

進芻楚秦患衣狐貉鶴襲冰紈向曰梁米也

犬食曰論語子曰貉謂以狐貉為裘冰紈素綺也

哀公曰黃鵠豕君稻梁國語曰齊地織作冰

純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善

生此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鏡曰非求其榮

人之情所必須也善曰長揚賦曰憎聞鄭衛

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

雲和之琴瑟

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

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奔垆

言體道者人之命故不憂也周明其無可奈何識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也周明其無可奈何識

其不由智力致乃在於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

知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以德者能之王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善

莊子惡乎知惡乎死之或是邪非瑤臺夏屋不

能悅其神向曰夏大屋也善曰尸子曰人

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土室編蓬

未足憂其慮見善非有先室編蓬已不充屈

字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儒有禮記孔子曰

賤謂曾子曰富貴皇甫謚高士傳黔婁先生

富貴論語曰富與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

乎翰作不史公遇之賦以述其志然董仲舒也

為太史公命豈假有此文乎善曰司馬遷

董仲舒也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

文選卷第五十四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布

被練裙路逢峻峻然矜之乃廣

几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抵

容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之是非矯之今假設容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非善曰此

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叔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

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主人曰客奚此之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問向此問也何也善曰奚何也故客曰夫

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濟曰

鳴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虎文如雕

畫毛詩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鄭玄曰草蟲

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虎嘯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從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

景雲屬許慎曰虎陰故網因縕於相感霧涌雲蒸以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良曰網縕天地之

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

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

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是以王陽登則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翰曰王陽登朝友

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悲人貢曰王陽登朝友已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感共之善曰此明知

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

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卒哭且曰吾以且心同琴瑟言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且心同琴瑟言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

邵為友邵卒乃夢放式曰吾之將其日死子豈
 能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柩不見
 進母撫之曰元伯死而來母曰必死矣遂停柩
 車白馬號哭而元伯生各異尹敏與班彪友善每
 曰行矣元伯死而元伯生各異尹敏與班彪友善每
 引行車乃前歎歎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
 相見晝即至漢書曰夜即達曙陶陶和樂張劭為
 曰范晝後漢書曰夜即達曙陶陶和樂張劭為
 友劭字元伯死當以某時夢見元伯呼曰巨
 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夢見元伯呼曰巨
 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未
 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擴將窆而柩不進
 其母撫之曰元伯死而元伯生各異尹敏與班
 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臣卿乃
 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而元伯生各異尹
 辭式執引柩乃前行式遂留家次脩墳墳種樹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
 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
 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
 至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

鍾子期死伯牙破
 琴曷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兩散巧曆

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翰曰駱驛縱橫不絕
 道多塗雖巧於曆數
 其委趣也善曰駱驛縱橫不絕煙霏兩散

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騰煙霧之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霧集兩散莊子曰騰煙霧之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書曰桑弘羊雄陽賈人子以心得而況九乎漢

而朱益州汨骨
 夔叙粵謨訓
 支直切絕交

游比黔首以鷹鷂
 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

請辨其惑也
 黔首也鷹鷂也
 粵當為越
 請辨其惑也黔首也鷹鷂也粵當為越

論是貪而無親
 越謨訓蒙容自謂也
 容疑此理

故請主人辨昏惑也
 而絕之故以朋友之義備
 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朋友之義備

書曰羹倫攸叙又曰聖大夫有謨訓家語孔子曰
祁奚對平公云羊舌肸也爾雅曰丁好直其切也
王肅曰言其切直也孫穆屏親昭絕交游嬰相切
直也列子曰莫救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親也
書曰交遊莫秦論萬物之靈吐夷幽求子曰姬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姬
如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吐夷幽求子曰姬
不見七命人心懷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焉主
人已見命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焉主
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
濕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觀鴻鴈雲飛向曰所
絃曰微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
今以絕交之理為感是未達隨時之義而
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
觀鳥之高飛乃感之甚也善曰言朋友而
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醅則昌言交絕
今以絕交為感是未達隨時之義而

未曰變響張羅若而不觀雲飛禮記注甚也
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甚也
手按之也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琴循絃謂
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琴循絃謂
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去趙王謂
曰大王鼓琴未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去趙王謂
後將法焉王曰不可記也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
微柱推移不可記也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
警之何者楚之難蜀父老曰鴟鵂已翔乎寥
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蓋聖人
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
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鳥隆濟持曰
也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鳥隆濟持曰
持明道開風業騰騰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
降殺也而况交道乎善曰言聖人懷明道
而闡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
春秋孔錄法曰有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
秦失金鏡鄭玄曰有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

文選卷五十五

五

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
 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
 驥化為侯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沅詩
 禮記子思曰王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汙
 鄭玄曰汙日月聯璧贊疊疊晁之弘致雲飛
 雷善本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
 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為言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疊疊微妙
 也弘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疊疊微妙
 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樂
 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
 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
 韶樂之為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
 公叔窮妙理之極謨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
 論得矯時之理也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
 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若設教從道汙隆
 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

權道之微昔然則隨時之義曲合非一塗若五
 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合非一塗若五
 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
 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臺疊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吉凶成
 妙之意也真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
 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
 為雷激而逸詩也索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而
 何晏曰逸詩也索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而
 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
 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
 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象求而
 得之司馬彪曰赤水遺其玄珠喻道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
 善本作其愉樂恤其陵夷謂編之以綴類也織
 驩字其愉樂恤其陵夷謂編之以綴類也織
 良友物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
 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組織琢磨也言

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感，處樂同驩。仲長統曰：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祭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淪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莊子曰：於心萬惡，不可下遺跡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

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辯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見辯命論。莊子曰：天寒既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及也。逮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也。錐刀，小事也。言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未年之文多詐，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也。明損友也。左氏傳：夜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臣之訛言，鄭玄曰：詭也。漢書曰：狙詐之徒，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狙詐之徒，音義曰：雷激並起，而救天之董仲舒士不遇賊曰：生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賊曰：生不能正人，士之盛隆，于三季不能開。愚夫之神不

感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於是

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虫虫鳥驚雷駭濟曰虫擾

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交如水之

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驚也然

善本有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

五術焉良曰源本也派流則異較明啓其端

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也善曰廣雅曰較若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竇憲曰董賢石顯臣威

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廷言利交之中有

軍專擅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

論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與雲雨呼喩

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焦灼銑

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興雲雨謂恩澤也下霜

盛也聳豐謂懼燠灼猶威也皆懼其威風之

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蒞

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

鑪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

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

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盡貧曰仿佛風塵

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

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

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人告人明時取象於
 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
 林宗碑曰軫車後之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
 嘉聲而響和者猶百人九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龜龍也周禮曰雞人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時
 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
 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辯命論范曄曰後漢書
 明德馬后曰前車如流濯龍門上見外皆願摩頂
 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濯龍門上見外皆願摩頂
 至踵墮許惟切善字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徇善本作荆卿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曰勢
 交其流一也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技
 慶忌先焚其妻荆卿為燕君刺秦王也從物曰徇
 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趙岐曰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放踵趙岐曰

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藂肝膽李顯詩
 日焦肺枯肝抽腸裂鄒陽上書曰荆軻沈
 七族要離焚妻子富將善本作陶白賢巨程
 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將善本作陶白賢巨程
 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閑汗而鳴鍾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
 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
 天下郭况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濁
 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鍾閑里門也
 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吳都賦也
 漢書曰陶朱公又圭曰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
 者祖白圭又圭曰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
 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雄蜀嚴道銅山得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
 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
 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門曰開則有窮巷之賓繩
 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開則有窮巷之賓繩

樞之子善本字作箕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

微澤魚貫鳧躍韻沓鱗萃分鴈驚之稻梁露

王暉之餘瀝翰曰甘繩謂蘇代曰昔有樞者與

富女會績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未光微澤也

也謂富家之門如鳧連子曰君富者有餘粟貫魚

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之踊躍峴沓鱗萃言多

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善

去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

夜女子乎夫江上之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

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先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

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

貫魚已見鮑昭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

望歸警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風

香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驚有

餘粟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

鬢曰規有嚴密持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

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鮑

言引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

言引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

公引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

財貨也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謂

何用叙非望始遇謂以恩致款誠禮也秦嘉婦詩曰

標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

文選五十五

陸大夫讌宴善字作喜西都郭有道人

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外反論語曰嗌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於是有弱冠王孫曰樞機之民莫不俱至之主

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賴哥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文其流三也翰曰王孫公也綺紈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道義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丐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傳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日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弱冠是已見辯士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

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駟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陽舒陰慘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本作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善本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相親也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善曰西京賦曰入在陽時則寄死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而不可得所遯是恒離之大情也相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亡相濡以沫同病相憐綴河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齊曰太

吳子曰何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

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離承宴問子於吳子何請以

信伯駘乎子胥曰吾之怨與駘同子聞河上

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

不愛其集瀨下之悲其所復俱流誰斯則斷金由

於湫小子隘勿頸起於苦蓋胡臘心切同金雖曰朋

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勿頸之重交言其重也

善曰周易曰二人之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器塵漢

宣子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是

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

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

交言窮迫善則交謂宰駘厄楚奔吳陳張困秦

立趙也善曰言宰駘由伍真濯溉而榮顯

既尊而襲耳故曰窮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

說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溉也史記曰於貧賤

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溉也史記曰於貧賤

廬既立得人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夫吳伯

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孫越

平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聞臣在楚州黎孫楚

王因子胥請帛否以懼出奔聞臣在楚州黎孫楚

史記曰闔廬問死夫差既立以大夫與之謀於國事

河漢也其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

殺罕有落其一毛濟曰雖有願舟曾史之行

以半豆一薄澆薄之人見之梗謂解所土梗莫肯

也菽豆也善曰若埃塵梗喻輕賤也左太

冲誅史詩曰視之若埃塵梗喻輕賤也左太

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曰梗土魏文侯曰吾所以命

真士梗耳司馬彪曰梗土魏文侯曰吾所以命

子為我拔一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也若衡重

錙銖續微影工飄撤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

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良曰錙銖輕

貌喻微有氣勢之行人蒐隱慝惡也共工少吳

氏之微有隱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掩

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蒐慝驩堯帝鴻氏之子為掩

巨大猾亂也盜跖楚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南楚

善曰錙銖已見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箏賦

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

少昊氏有子靖諧庸回伏讒蒐慝驩堯杜預曰謂

共工也蒐慝驩堯杜預曰謂帝

鴻也南荆謂楚也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

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驩為盜於境

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肝跋扈東陵盜盜跖

也已見任昉王儉集亨東京皆為匍匐透也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

其誠枝翰曰匍匐伏行透也邪行皆謂恭也折

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後病也宜人舐之言

茹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

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

弱貌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韋柔

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透也邪行去

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

逸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為也非不
 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
 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
 者得車一乘賦漢書曰絲五垂子豈療其痔
 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絲五垂子豈療其
 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
 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韋王
 曰損者三友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
 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蓋銑曰
 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筭以裹魚
 肉也張安世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
 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禮記
 曰苞苴筭筭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魚肉者
 也或以葦或茅荅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

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驚故桓譚譬之於闔

闔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

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

其勢然也闔市如醴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

若水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杜

桓譚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

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士大夫乎孟

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非朝愛而夕

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

如禮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

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

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

若波瀾濟曰通塞之理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

疾若波瀾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

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令貧淫賦曰有始泰終

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

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

相乘躡翻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覆若波瀾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善本利也言求利

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

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

隙於末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

范曄後漢書王丹曰言交遊之難未易言也

陳鹵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

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選

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善本有乎字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

若波瀾濟曰通塞之理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

疾若波瀾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

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令貧淫賦曰有始泰終

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

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

相乘躡翻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覆若波瀾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善本利也言求利

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

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

隙於末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

范曄後漢書王丹曰言交遊之難未易言也

陳鹵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

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選

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善本有乎字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

若波瀾濟曰通塞之理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

疾若波瀾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

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令貧淫賦曰有始泰終

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

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

相乘躡翻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覆若波瀾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善本利也言求利

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

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

隙於末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

范曄後漢書王丹曰言交遊之難未易言也

陳鹵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

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選

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善本有乎字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

若波瀾濟曰通塞之理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

疾若波瀾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寒往則暑

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

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令貧淫賦曰有始泰終

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

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

相乘躡翻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覆若波瀾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

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善本利也言求利

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

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

隙於末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

范曄後漢書王丹曰言交遊之難未易言也

陳鹵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

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選

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善本有乎字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

獸相若也左氏傳注曰善曰攜離也名陷饕餮食財也言趨利後

豐也日饕餮已見上漢書貧古人知三釁之為梗

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古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良曰梗病尤過

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捷之令寄縑以

祠焉擯楚杖也昌當也旨美也美哉美丹穆

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

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

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

欲奔慰丹怒而捷之門生喪親以祠焉禮記曰

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稻也楚荊也

夏與纘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

得宗周象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郡名樂安

喻英彥也縮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

也言早為人稱譽也善曰漢書上以書

勅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道

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名譽也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俊邁聯橫許

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道美

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聯橫

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

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

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服子

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
 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
 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數千人漢書曰
 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見一善則盱衡扼
 腕烏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
 朱紫由其月旦也向曰盱衡驚視貌扼捉揚舉
 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劭從兄靖共
 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
 旦評焉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魏都
 賦搃厥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
 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主抵掌而言孫盛晉
 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放意有不安者輒
 更易之時號口中唯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

守宗資等任所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
 曰許子將與從兄靖具有高名好共覈論鄉
 黨人物月旦輒更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
 雲合輜輳駢擊鞋坐客恒滿蹈其闔闔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隙隅謂登龍門之阪曰
 輜輳華車也韉車軸頭也闔闔也闔里
 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隙隅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
 膺之門者謂之龍門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
 任昉門限及隙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
 李膺之門限及隙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
 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朝曰冠蓋如雲漢
 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
 駟史記蘇秦曰臨蓄之塗車駟駟相擊訟文曰
 輜輳車軸端蘇秦曰臨蓄之塗車駟駟相擊訟文曰
 鄭玄禮記注曰闕里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
 居也外堂入隙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

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至於顧昫增

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

走丹墀者疊跡良曰昫視也人有賣良馬者

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

樂知已也言士人因昫顧亦飄拂而升臺省

者摩肩有疊跡言其多也影顧亦飄拂而升臺省

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也

與言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臣請戲一人朝

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臣請戲一人朝

而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

也知前已被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荅盧

臨詩雲塗人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

賦曰稱丹墀吳都莫不締息狎結綢繆想莊惠

善本之作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翰曰締結也

言當伯挑之美業也微羨烈業也角哀伯挑

哀左伯挑之美業也微羨烈業也角哀伯挑

衣糧與角哀之於楚路逢兩雪計不俱全乃併

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

網繆淮南子曰惠施而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

可為語也楚詞曰日施死而赤松之清塵烈士傳

道羊角哀左伯挑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

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賓

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

洛陽也總素罕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

友死喪者每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

不見喪主以水漬綿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

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謂之謂也善

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善

也莊子曰夫差冥目於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

莫誰語魏武遺令曰徐裨字孺子前施六尺牀總

帳謝公後漢書曰徐裨字孺子前施六尺牀總

舉諸公所碑雖不就死喪赴吊萬里常於

家預多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

雞往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而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醖酒畢留謁藐爾諸

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羸之地

向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遠散也大

海南海也鄣山羸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

善曰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

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

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

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

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

成分宅之德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郈成子自

魯聘晉過於衛衛子不辭而退後衛亂穀臣死成

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退後衛亂穀臣死成

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自昔謂

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

言到洽兄弟離流而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

也使孤幼離流而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

郈氏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弟也劉

孝標漁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貫

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曰隱居山林是曰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及精氣而吐霧濁

連珠

善曰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

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如貫珠易於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眾物陳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

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儀以廣之演引儀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

土所以播氣節而任賢能也薄冲虛也日

猶君德星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

地也播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

所以施生節在薄則實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

陰陽之節在薄則實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

之氣也紀星迴於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

月窮於紀星迴於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

地成而聚於高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

考也字書注曰冲虛也鄭玄五行錯而致用四時

違而成歲濟也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

其歲亦猶行文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以成其理也

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
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
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國治也成是以百官恪居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成是以百官恪居
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良
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
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
其職若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
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劉曰三才理
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裁所
以臣敬洽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
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
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
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
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也賢主
待主無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洽其事以
不妄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
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此章曰

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
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小任
重於錘衡必折所鑿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
不稱任也劉曰夫錘銖之衡懸千斤之重
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
故在衡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
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暗也吳錄子
胥曰越未能與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
力而辭豐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其
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
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溫也劉曰由衡
危鏡凶辭其人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
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

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
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立園之秀因時則

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

不降佐於昊倉善本作蒼向曰此章明世

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皆

有立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

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

上擢拔也昊天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

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

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

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

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

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

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

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

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賢主之所珍不必適

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

必厚鳳舉之使濟曰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

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昏

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以適理何者

俊乂之入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

處於山之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

馬碧雞神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

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也毛詩曰翹車乘

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

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宋

軒之使鳳舉表

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善字本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

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敵

善本作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

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

軌跡也陵夷謂積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

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祿中

缺蓋由是也

亡桓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

子曰政速大夫仲孫叔孫季孫桓子孫微矣孔安

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

法言曰夷惠無仲孫西山之識夫東國之黜

五德已見上應錄次命歷叙曰

巨聞靈輝朝觀穉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

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

百姓無匱於心翰曰此章明聖人以其百姓

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

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也

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

分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

取而品物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

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

許慎曰猶條風之時灑

鳳是以巢箕之叟不巧丘園之幣洗渭之民

不發傳巖之夢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

不至矣頓致網綱也巢巢父也箕山名躬顧

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不可致之
 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高宗不可致之
 亦由巢父不顧東帛之聘許巢以居或感時君父之
 夢也巢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或感時君父之
 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於傳巢父也記籍不巢父之
 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巢父也記籍不巢父之
 猶巢許冥心長往舉也陸云洗渭為洗而劉之意頓
 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而劉之意頓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涑澤之洗耳乎呂氏
 天探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箕山之天下穎水之陽
 不世有臨河而洗耳昔者許由之許由立身也恬
 後守志存已不益部者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讓
 然退之高尚也益部者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讓
 謙退之高尚也益部者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讓
 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謚逸由士
 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士
 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非友也乃汝
 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汝

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
 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乃聞許由之
 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
 古史考曰許由禮待之終不肯就許由高其性
 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許由高其性
 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恥聞
 之乃洗其耳或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恥聞
 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與許由同志或
 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老擘後漢
 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且
 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
 復水名不一或
 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
 察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
 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

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

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王

帛禮也失鏡之質薄目之德聖人形小所以能照深

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而天下自樂也此精明之

德則不假禮樂之形小而能視以樂也其精明也

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之物此所感之至也

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

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

九重之淵又曰論語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

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乎哉

帛云乎哉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

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

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善本本作乘

美也景謂畫象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

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

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嫗不悅西施之

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不悅劉曰美

女之影不惑荒嫗之入高山之陰不止不見陸

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嫗可說於

心而不如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

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樂桓不進也呂氏春

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班如日樂桓不進也呂氏春

也暑影

巨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箴器在身所乏者

時是以克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

縈絃所思

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

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

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

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

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

繞梁者彈絃之入思與合曲亦由明王將理
 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其理
 也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
 明之術所以盡妙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
 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
 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縈以縈被縈曲而不申者
 也言縈曲之絃思縈梁以縈以盡妙以喻藏器之
 士願朝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曰君子藏器於身
 休公羊傳曰克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
 繞梁已見
 張景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

屈是以陵聽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

倒日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

陵聽之融也賢者不求反風之力量也夜見於物者

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
 太平之世同也劉曰為鳥鵲能飛不假風力
 夷險而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
 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赴淮南子曰鵲巢
 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高誘曰鵲音休蚤音瓜謂之
 老苑鵲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
 賢是以抑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
 豈要先茅之田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
 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
 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將死謂其子
 曰我不能進蘧伯王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
 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
 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
 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

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
 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景劉曰夫
 黜尸以明誅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
 有求而然哉謂其子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
 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不當
 而正堂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其故子
 喪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其故子以
 言聞正堂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其故
 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
 經籍唯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
 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恒子狄
 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
 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
 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
 焉公後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
 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
 奚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
 奚繆公出當門什顛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
 書注曰繆公出當門什顛碎首以達其友應
 劉云觸車

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
 孫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
 絕後故取其
 縣以賞胥臣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
 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象俊乂之臣

屢抱後時之悲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

也比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
 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
 照壅垢於王則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
 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掩輝論衡曰日月
 屢數喻朗王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
 之有目任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
 當故

壞其眼目以行謹人乎尸子
日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

善本

字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

於當年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

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

名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

林賦曰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上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

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

弱於楊善本門之哭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

作揚本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薦之昭起

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

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

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規宋反報晉侯曰宋

楊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二人悅殆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善規哉言此二人脩身衛

主執禮節於樽俎敢加兵於齊宋也雖三晉之

彊子乘之勢不捷良宰貞臣有於介夫終使晉人

輟謀齊宋不捷良宰貞臣有於介夫終使晉人

善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

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

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

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

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

可命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歌也言樂

音大 雖異俱合於調舞容府仰殊體必依

於歌 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

短不 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正事 而已豈復後門闕乎婁敬一曰此言取其

都醜 女曹說齊以為后亦猶鼓在而會時搖

頭而 韻曲也善曰高謗呂氏春秋注曰適

也中 適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

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微美

俟待也此言兩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

後芬 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

因時 而後彰劉曰此言物有因而而易彰也

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

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

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

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

致治之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

不其 應盛受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曰此 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

隆玄 言流而晉

滅此 其驗也

臣聞鑛燧吐火以續暘谷善本作之曩揮翾

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

有瑣而助洪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

助成 大功也燧鑛火木也暘谷

日出處暑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黃瑣小也
言鑿處取火揮翻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
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亦可贊助大業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紫獻書
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鑿
澁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
也風伯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
彼其涼是以故善本作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

濟為弘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

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嚴普徧洪
主理人言春秋賤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徧洪
大也貴善曰春秋賞罰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
不以貴賤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
章不吐也薛君韓詩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道繫於神

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

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翰曰此章明工巧可

求也慣猶善也輪匠扁也肆信也奚仲造
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

也言奚仲造車輪扁之妙是繼之不足其妙瞽史靜
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繼之不足其妙瞽史靜

聽聲繫神難成也人在外則易滅明妙道則難傳
也劉曰此言事在人在外則易滅明妙道則難傳

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
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

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世本曰奚仲作車
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

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

增輝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極則同也言

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性不加於月陽燧取火於日

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月陽燧取火於日

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

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及於水之涼

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日以鑿也周禮司

燭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之輝也

月以共祭之明齋取燭者世謂之方諸鄭

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明謂之方諸鄭

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齋謂以

明水滌染盛黍稷燭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

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

之辯向曰此章明事至南荆南楚也寡和之

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不

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之野人不

聽斷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

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又大笑解而還之

楚人其唱雅曲九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

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劉曰商鞅

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華襄王

問於宋王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

有之容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佳已人國

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舍商吐

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涿芥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

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

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濟曰此章明

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操曲也

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

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

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三十一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
至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
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
薰大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
洽之政尚書益
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

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

昭忒良曰此章明人不可託閣潛形以智

差也夫入藏形於閣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

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閣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

情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曠但日以無私之照無

以喻聖而捕影欲藏形託閣豈得施其巧密乎

谷子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

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灑其精重

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

觀而文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

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此翰

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

共工驩兜三苗也二臣謂費無極驪將帥

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浮雲蔽天疾風

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驪而王

而于崇山窳三苗于三危殛二臣費無極罪

李蕭遠運命已見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

聽所傾非假北善本作里之操萬夫婉變非

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

而命官銑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

為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

契言後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

政之不洽才不合時故也物之企競由乎不足

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荀自足不假美

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

已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

表善本有民倫善本無不能救棲遑之辱日向

也此章明性愚不可教變俗蔽不可力移

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蔽之時非克已勉

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

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已之辱也善曰下

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

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

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

堯舜之棲遑不能化丹朱答賓戲曰聖詰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
昭善本作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
心有時而認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折

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
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
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
明人心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定檢不潤
漫也此言畧景有節尺圭先武蔽於龐前魏
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先武蔽於龐前魏
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孟武章指曰言循
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
頡篇曰檢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

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

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任良曰此事雖勞不可

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

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

神勞而形安然司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

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目同

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教良曰棄生以

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

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

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

愈達故陵善本字作霄之節厲世翰曰此章明道

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

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

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名則不可動故厲節
不可違故執操也偶影劉曰名則不可動故厲節
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易曰遜世無悶王逸楚
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遜世無悶王逸楚
辭注曰遜隱也論語曰子居而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寡者毛詩曰有女懷
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
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

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

沛之士忘桓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

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鈞天所理邑密卓茂所理

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

也桓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

有所庇不假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被子路卓

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被子路卓

也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樂也秦人樂之此

怨豐沛之甄復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

雍桓撥之治哉

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

名之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

曰子路曰夫子未見由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

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

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

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

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矇收察懸

景東秀則夜光與珺珺武善本作匿耀是以才

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向曰此章明君

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

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矇謂盲人

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換易也困遲

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替同為無察月出則

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
 已應八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官商
 之應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
 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期照聖
 人玄同感至善曰文子以帶有事猶琴瑟每
 得而校也善曰文子以帶有事猶琴瑟每終道
 調准南子曰鏡不設形以待人形也高誘曰
 不豫設人形貌清以明以待人形也高誘曰
 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准
 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也

臣聞祝圉善本作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

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

物恒審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

小鼓也夫祝圉擊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

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

之士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契而

特會希葢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

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

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

人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

猶不責其通塞之怨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

善曰言爲政之怨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

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

論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

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

不思銜燭之龍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

也王鮪魚名俎繁也吞波夫放身而北方有無
日之虞有龍街燭而照之猶姐登王鮪者不得
待吞波之於安飽為足亦猶者無假燭龍之先
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
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
放也左氏傳問後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
注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
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
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
練膏也楚辭曰日不到燭華容備王逸曰以
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

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盡
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波涌起
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隱風大波涌起
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

天子之乘廣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良
雅曰漂激也洞疾夏大傾側也善曰法言
震風大不見震風能動擊曠也洞疾貌也楚辭
曰吾不見震風能動擊曠也洞疾貌也楚辭
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
則靜凝而反曰凝止也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
靜而舟定故曰靜止而為動也善曰屋雖靜而
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善曰屋雖靜而
定止也自係乎靜則動貞於地是靜也屋係
而動正也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所係則
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
勢與上句稍殊不可文而害意也此文是以
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
挾會史之情向曰晨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

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
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
蕩大盜之性唯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
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
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安值淫奔
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
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
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參史則
見魚並文已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

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

亡簪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

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履哉吾左右怪而問之

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

子使弟子問之對曰向刈著薪亡著簪有何悲乎對曰
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達時所
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
之悲少原流勸蓋欲激厲澆俗也楚君旋轡
人三軍之類風俗少原流勸
謂輕薄之類風俗少原流勸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字應感以其方

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

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閭於治者唱繁而

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

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

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
者法繁而人求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猶閭

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編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主於性非性之

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

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欲翰曰此章明情

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

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

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

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火盛則煙滅欲深

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遂欲遂

令身死國為墟故微子視交秀而悲農周

大身死國為墟故微子視交秀而悲農周

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

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

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

行復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

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

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截淵而網沈賁鼓

密而舍響朗笛踈而吐音統曰此章明聖人

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綱也大鼓曰賁朗明踈

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

聖人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為繳沈於淵

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為繳沈於淵

濟物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濤隆用行其正取其

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字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閑權所必

開是以注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明賢者重

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友北人無揮

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揮

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

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思者為威

權所開是以據圖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輕身

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輕身

不性命之道含靈之所借以守道之所閉也以身

方義則義貴身而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刊輕於

所必開也義貴身而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刊輕於

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手勿其喉愚者不為身

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勿其喉愚者不為身

身故也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也

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

擇也已見桓温薦譙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

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

其質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

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盡形於影不至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

而應玄是以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

窮於五絃濟曰此章明事能遠曠深該備也

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

著六冬備小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劉

曰事得其一，郵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七小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

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

淺深難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

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

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

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猶踈，淵之積，水八所

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八所

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曰：晷日象也，鄭公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象也，於水尺而離朱之明，察毫末，不明也。其勢難

觀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洎陰凝地，無

索，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踈，海之

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銑曰：此

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開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併之，蹈海謂魯也。

連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河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

之性，熱窳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不能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也。洎，陰之隆，不能易，火

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暑洎，陰之隆，不能易，火

荒而滅之，故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荒而滅之，故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

文選卷第五十五



